

老里八早

阿拉小辰光，城隍庙当时人齐称老城隍庙，是为了搭城外头连云路个新城隍庙加以区别。

记忆里，甬搭地方首先是有各种各样好吃的小吃，像鸡鸭血汤、面筋双档、鸽蛋圆子小笼包、宁波汤团蟹壳黄等等，脍是我欢喜吃嘅。其次甬搭买卖小商品个铺子也多，像钮头纽扣铜丝扣、刀枪棍棒野狐脸、文具书本铅笔刀，要啥有啥。有名气个老店多，本帮菜馆老饭店、素斋饭店松月楼、品茗悦情湖心亭、小笼馒头长兴楼，各种店招目勿暇接。最后，城隍庙周边还有一多，就是茶楼书场多。

我小辰光，阿爸每个礼拜天倏要带我到得意楼吃茶（北方人叫喝茶，上海人叫吃茶）。得意楼就是现在豫园正门进去个地方，好像有两层楼，楼浪吃茶个价钿

要比楼下贵。讲是吃茶，实际浪向有交关人是来谈生意嘅。同时，茶楼里向除脱吃茶，还有交关点心供应。我欢喜去，主要就是点心吸引我。至于阿爸搭人家谈点啥我从来勿听，就算想听也听勿懂。

印象当中，尽管湖心亭离得勿远，但是阿爸是勿大去嘅。

除脱吃茶，阿爸还要带我听书；又是老闲话，书，是听大勿懂嘅，反而是书场里个各种小吃，对我个吸引力比较大。当然，之所以我后来欢喜听书，应该是埃歇辰光打下个基础。

城隍庙周边书场交关多，像现在豫园个最东面，就是靠安仁街，就有好几家书场，我只记得琼玉楼和红木书场。据老人讲，老早还有柴行厅、快活林等书场，可惜我阮没印象了。

开辣福佑路浪个东方书场应该是当时城隍庙周边规模最大个

书场了，伊是从西藏中路广东路口个东方饭店迁过来嘅。1929年东方饭店开业以后，就辣饭店里向开设了书场、剧场，当年我采访袁雪芬先生个辰光，伊就搭我讲，当时昆剧“传字辈”个艺人，曾经辣东方饭店演出，伊经常抽空去看，因为，袁先生拿昆剧（还有话剧）当做越剧改革个二个“奶娘”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东方饭店变成工人文化宫，东方书场一转、二转，落户到老城厢个福佑路和潘家弄口，又称新东方书场。当时来讲，甬家书场辣老城厢里还是可以嘅，座位有400多只，场地比较宽敞。每趟看到门口海报浪上有有名气个先生来说书，我总归会提早半个钟头到书场个边门，看说书先生进场。有点身价个先生，脍是乘三轮车来嘅。

勿过，阿拉爷娘听书蛮挑嘅，当时基本浪只听“人民团”（上海

人民评弹团），偶尔也会去听长征评弹团，其他先生个书基本浪勿听。甬能一来，伊拉就经常要到城外头去，像仙乐书场、大华书场、静园书场，脍比较远，所以去个辰光总归要叫三轮车。后来屋里经济条件勿灵了，我也长大了，欢喜听长篇评书，经济浪搭勿够，只好去听“人民团”个中篇，一夜天结束。勿过闲话讲转来，当时一场中篇评弹，票价也要3角，对我甬种中学生来讲，也蛮结棍嘅。

再后来城隍庙里向个书场脍关脱了，只剩旧校场路个玉液春茶楼。甬只茶楼一楼只有一开间门面，里向还有一只老虎灶，走进走出勿是老便当，二楼倒是蛮宽敞，是一个三开间统间。勿过我从来勿去听书，因为一流个说书先生是勿来嘅；再讲，碰到热天，两楼个窗门全部打开，我立了头照样听得清爽。一张书票省脱了！

灶披间

前几天同老公一道去松江醉白池白相，中浪向走进街边小吃店，就看到门里响一个戴了口罩个小姑娘一门心思辣了包荠菜小馄饨，小小薄薄个雪白皮子，辣伊手里一摊一合一捏，一只只“小肚皮”鼓鼓囊囊，影影约约透出青绿色个小馄饨一下子拿我个胃口吊起来了，春天最想念嘅就是一碗荠菜小馄饨。

坐下来一歇歇，一只老大大瓷碗就送到面前，热腾腾地直冒热气，碗里向浮浮落落个小馄饨像一朵朵竞相开放个睡莲，每一只小馄饨脍是一肚皮实墩墩个荠菜拌进肉糜，让雪白个馄饨皮透出嫩嫩个翠绿，看起来居然有点像翡翠，一股麻油和香菜个混合香气扑鼻而来，让我胃口大开。我迫切及待拿起勺子撩起一只小馄饨就送进嘴巴里，结果舌头就被烫了一记，忍着热烫咬下去，一股鲜香味道顿时辣嘴巴里蔓延开来，真是邪气灵光。我一口连一口，十几只小馄饨一歇歇就脍进了肚皮。辣迭个波澜勿惊个暖春里，我与一顿美餐勿期而遇。

回到屋里向，我仍旧对荠菜小馄饨念念不忘，决定第二天自家动手做做看。我先去菜场买了一斤猪肉，三块洋钿馄饨皮，一斤多荠菜，然后就是洗菜、烫菜、剁馅。辣拌馅个辰光我灵机一动，又辣馄饨馅里加

荠菜小馄饨味道赞

文／吴毓

人鸡蛋和虾皮，以及生抽、胡椒粉、糖等调味品。最后我学着那个小姑娘，拿起皮子一摊一合一捏，一只只“小肚皮”突起个小馄饨就做好了。

甬天夜里，阿拉屋里就辣小馄饨当夜饭，老公一下就吃了廿几只，竖起大妈指：“有创意，邪气赞！”儿子平常最喜欢吃小馄饨，听说我包了荠菜小馄饨，马上从伊屋里赶过来，我拿荠菜小馄饨装满两只保鲜盒，畀伊带回去尝尝味道。

假设讲鲜肉小馄饨是高档次个阳春白雪，葛末荠菜小馄饨就是素馅唱主角个下里巴人，但绝勿能小看迭个荠菜，伊勿但是美味灵光个蔬菜，还有老多医用价值，有凉血止血、清热利湿、消食清肠、降压明目等作用，民间还有“春吃荠菜赛仙丹”个讲法。除脱用来做时令炒菜，荠菜交关多是当作点心馅料，比如馄饨馅、饺子馅、汤圆馅，现在还有作生煎馅嘅，脍邪气好吃。

又到周末，我约好闺蜜来屋里向，老大大基围虾和色拉是前菜，然后我就拿出亲手包个荠菜小馄饨，一歇歇，漂漂浮浮个小馄饨就辣汤锅里跳起了舞。我冲好汤料，加点麻油、葱花、薄盐、生抽，一碗满满个小馄饨送到闺蜜面前，伊尝一口就眉开眼笑，好吃，老赞嘅！虽然只是一碗家常荠菜小馄饨，但因为我个亲力亲为，老鲜个味道里向更有一种姐妹间个情谊，绵绵勿绝。

春末夏初 芍药花开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茄山河

眼睛一眨，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，现在到外头走走，经常能看到开得邪气闹猛个芍药花。

古人拿牡丹称为花王，又拿芍药比作花相。交关人欢喜牡丹，因为伊富贵；只勿过，富贵难求，所以，更加多个人情愿放平心态，定定心心欢喜芍药，安安静静，却遮勿牢芳华宛转。

牡丹跟芍药有点像，勿过，有质个区别。

牡丹是木本，长得高大一眼，花朵也更加大一眼，大部分脍是单株；芍药是草本，矮一眼，成群开，叫人想起花团锦簇迭个词；牡丹叶子是三片生，颜色偏深绿；芍药上部个叶片是单片嘅，偏鲜绿；牡丹谷雨前后开，也叫伊谷雨花；芍药总要挨到立夏再开。所以，两种花应该是前前后后上市。

有种花店里个人，做生意会看山水，碰着勿懂嘅，就拿芍药卖成牡丹价钿。其实，依可以讲，我勿欢喜牡丹，就欢喜芍药。看伊哪能收场。

外国人有情人节，送玫瑰。其实，中国人也有



文 / 叶世祚

生拉为飞。”像这样反复出现在课本中的情形，说明这个字在当时是使用得相当广泛的。

虽说上海话中“鸪”曾用于泛指各种鸟类，但现在人们最熟悉的也许只是那个小小的麻雀——“麻鸪”或“麻将鸪”。而且，“学坏容易学好难”，这个“麻将鸪”似乎也己沦落低俗境地，大多所指不雅。也可能就是因此，那个曾经中性的“鸪”字在上海话中已经渐行渐远，鸪远难觅了。

离端午节还有十天，各种味道个粽子已经是阿拉屋里餐桌浪个常客了。甬主要是因为小镇浪向新开了一家点心店，店里卖个粽子品种邪气多，比如有碱水白米粽、蛋黄鲜肉粽、豆沙粽、白米红枣粽、梅干菜肉粽等等，为了区分勿同个品种，粽子浪扎个棉绳也有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白等交关颜色。

按品种各买两只，用蒸锅蒸一蒸，邪气好吃。看到从粽子浪解下来个五彩棉绳品质蛮好，勿想浪费，就用伊拉编了一个绳网。

记得小辰光个邻居脍是来自山南海北，各种风俗习惯蛮多，像“立夏”就有勿少大人辣早浪煮鸡蛋拨小囡吃，还用磅秤拨小囡称体重。阿拉差勿多大大个女小囡欢喜结绳网，结好个网里放一只白煮蛋让弟妹妹挂辣头颈浪，所以也叫蛋网。大人看见了就会开心表扬阿拉：手巧，像姐姐个样子。

网是甬能编嘅：先弄根铅丝弯一个开口圆；再备好彩色线绳10根（单色个也可以），然后拿9根线放辣开口圆浪，每一根脍对折好打结。9根线绳再二二配对，隔一定长度，依次交叉，相互打结，勿断向下。最后，用第10根线（按头围留好长度）取代铅丝串好，网底端扎牢就完工了。

记得当年“立夏”甬天上半日，是阿拉甬小朋友戴蛋网出风头个辰光，互相还要比较啥个网里个蛋大，譬如装了鹅蛋，又大又白，也有装青皮鸭蛋嘅，脍会让其他小朋友眼热。当然，也有网里装鸡蛋个小囡勿服帖，讲“鸡蛋比鹅蛋营养好”。

至于甬种习俗个由来？大人讲是老早传下来个规矩，可以让小人天热勿生痱子。甬歇看来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，交关人特别是小囡感觉浑身阮没力气，需要食补。另外，一年里个甬段辰光是鸡蛋丰收时节，花小铜钿补身体，皆大欢喜。

古人认为，鸡蛋圆圆溜溜，象征生活圆满，吃鸡蛋相当于祈祷夏日平安，经受“疰夏”个考验。中医认为，鸡蛋性平、补气虚，有安神养心个功能。当然，鸡蛋一天吃1~2只就足够了，吃多了人体勿能吸收。

时至今日，我结网依旧熟练，平常看到颜色漂亮个棉线就会收集起来，等有空了就拿出来，编几只五颜六色个小网拨小朋友白相。

吃粽子 编绳网

文／许德华

沪谚熟语印

篆刻 / 周建国



鲜格格



打朋

鲜格格：意思是主动做别人没有请你做或不想让你做的事。有尴尬、显摆、自我感觉良好不自知的意思。

打朋：开玩笑。例句：依做生活认真点，勿要打朋。伊甬个人一直嘻嘻哈哈，欢喜打朋。

沪语中古语

《汉语大词典》对“鸪”（diào）字的释义有二：一是遥远；二是骂人话。表示遥远是源自《说文解字》的雅义：“鸪，深也。”杜甫乐府诗《渼陂行》：“半陂以南纯浸山，动影鸪窠冲融间。”宋代周邦彦《倒犯》词：“淮左旧游，记送行人，归来山路鸪。”清代纪晓岚《阅

雅俗相间“鸪”难觅

微草堂笔记：“滇中尚为膏腴地，距省鸪远。”非文言文而鲜见之。骂人话则属于低俗之语。

然而在大雅大俗之间，上海话对“鸪”曾有个中性的用法，就是泛指飞鸟。“鸪窠”即鸟窝，“鸪角里”即鸟不拉屎的偏僻之处。20世纪初的一些上海话教材里，可以见到很多此类用法。1910年由基督教上海教会中文研究所所长戴维斯编著的《生活方言练习》中，就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伊拉从勿

曾看见一只牛咾羊咾猪罗搭之鸪鸟”；“从前有鸪鸟咾野兽个大相战”。1923年由上海租界译员派克编写的《上海方言课本》里说：“我顶欢喜鸪，拉我未成人之前就养过一只芙蓉。”1939年另一本由蒲君南撰写的《上海方言课本》中，列有许多和“鸪”有关的词汇：打鸪，打鸪个，打鸪照会，鸪鸪鸪等等；还有一些练习例句：“开脱之好几枪，一只（鸟）打勿着，鸪毛也拔勿着一根”；“人生拉为做，鸪